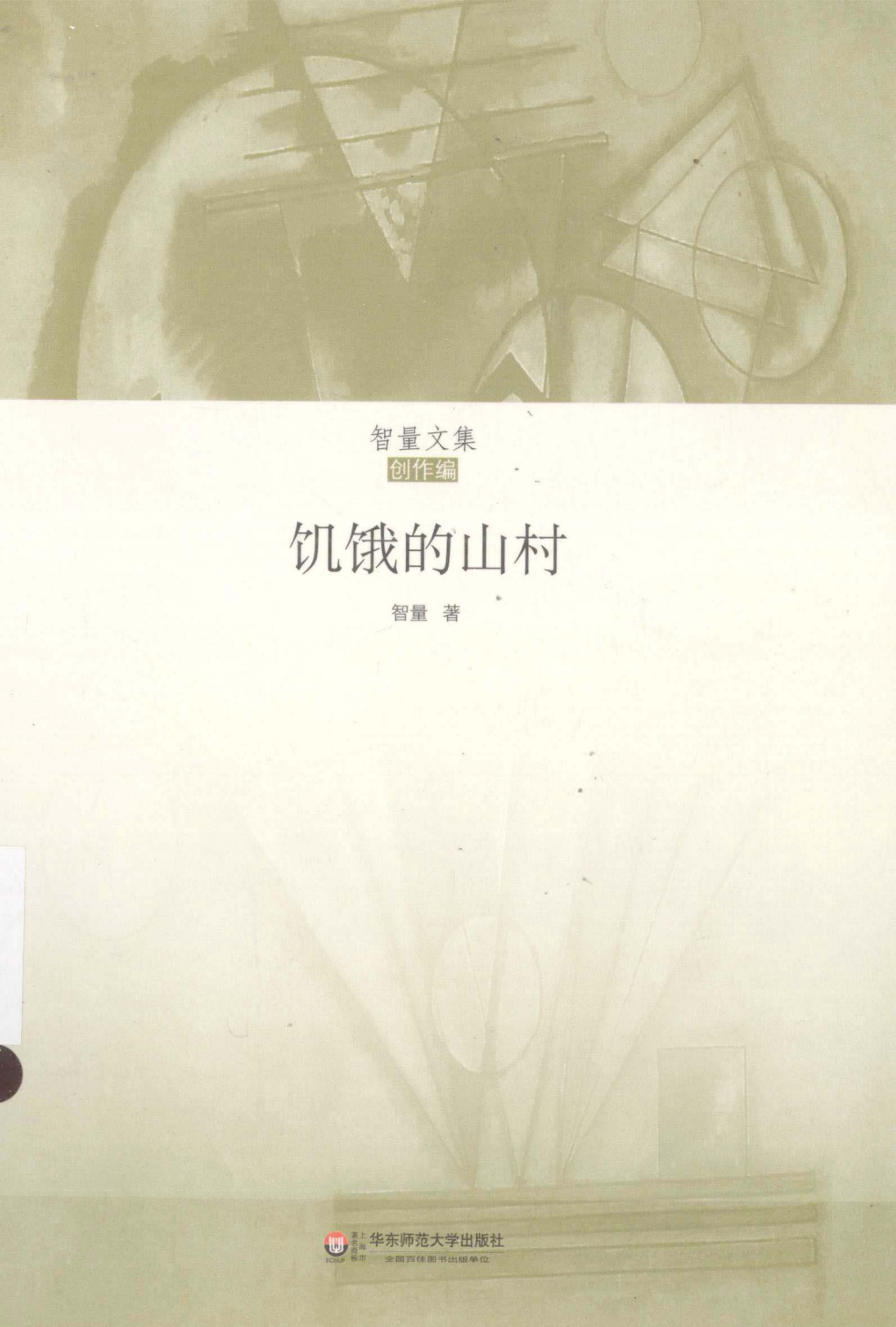




智量文集
创作编

饥饿的山村

智量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3064464

013064462

013064463

I247.5
3579

ZHI

LIANG

WENJI

作
编
入
集



饥饿的山村

智量 著

I247.5
3579



北航

C167219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智量文集》前言

这部文集里收入的文字，是我1978年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工作以后直到2012年间所写出和翻译的东西中的一部分。按著作的性质分为翻译编、创作编、文论编和教学编。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和作协会员，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中，写过和翻译过一些东西，但是限于我的水平，这些东西只能说对同行的朋友们和对学生们有一点参考价值，也绝非全部都有这样的价值。因此这次出版这个文集，我并没有把自己写过和译过的东西全都收进来。比如在我大学学习阶段和此前所撰所译的东西，我给许多朋友的书和文章写过的推荐文字、序文和评论等等，全都没有收入。译文部分也只取一部分世界名作，大量其他译文均未采择。可惜的是，有一些名作的译文丢失了，或一时查找不到，只好付之阙如。只希望这里印出的这些文字对于我的同行同志们、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和学生们能有一点用处。

在这里，我必须对养育我教导我，使我成人成材的我的父母、老师和许多学界前辈敬致谢忱，尤其是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时期的恩师和同事们以及学友们，他们给予我的培养和帮助，我没齿难忘。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文集这项工作上给予我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我还要借此机会衷心感谢我的妻子吴妹娟女士，数十年来，我所做出的每一点成绩中，都有她的劳动和贡献。

敬请每一位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士，给我以严格的批评指教！

智 量

2013年春于上海

我心中流出的
血

献给
我的祖国
我的人民
和我所爱的
世上所有的人

别具一格的“教授小说”(代序)

贾植芳*

有学者提出“作家学者化”的口号,这是鉴于新时期文坛的现状而提出的一种呼吁。新时期的文学作家群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的一代作家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一代作家。虽然命运多舛,但他们或者处于生活的最底层,或者长处于“文革”时期,都饱尝了人生滋味,又具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这对文学创作题材的开拓有着重要意义;但与“五四”一代作家相比,他们却又具有学养不足、文化视野狭小、知识储备相对单一的历史局限性,即或借鉴外国文学,也基本上依赖于中文译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智量的这部《饥饿的山村》就特别显眼了。

这部以沉郁笔调写就的长篇小说,是以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西北边远地区的农村生活为素材的。它叙述了一个被判为“右派”的知识分子,被发配到这个偏僻荒凉的小山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所目睹的当时农村中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男女老少。这是一个负伤的知识分子所亲历的生活场景,展现出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人性与兽性的搏斗,希望与绝望的交织,黑暗与光明的对照。其中主人公是以“恶毒攻击”的罪行被划入异类的知识分子,这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式。他看到了真实的生活,却又限于身份而噤口难言;在他的思想深处,同样也产生了是非善恶的斗争,这更加深了他内心的痛苦。尤其使他感动的是,这些“愚而贫”的农民并未把他当做“敌人”对

* 贾植芳(1915—2008),复旦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评论家。

待,而是以同情和怜悯的心情来接待他、关心他、帮助他;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他们都是在同一命运下挣扎求生的不幸的人们,他们倒是真正的“阶级兄弟”!这是一种历史的反讽,这是生活的真实,它更能触发人们的深思,因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小说在主题发掘和艺术表现上所获得成功,应归因于作家丰富的生活体验与积累,他以充沛的感情投入对生活的审视,又以理性思维揭示生活的底蕴。尽管他笔下的生活事件和人物是平凡的,却具有着地方的特色和人物的个性,更充满了特定的时代与历史的色彩。它反映了有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封建主义是以怎样的新面目即革命的面目出现的历史真实,这是历史的不幸,同时又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它启发人们认识我们这个基本上是农业国的社会,在摆脱历史重负的努力中所具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的矛盾;它使人们警醒和警惕,从而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感以及今天的改革开放政策与走向市场经济的方针的历史意义,这就是它作为精神财富的本质意义。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教授小说”是具有一定传统的。但智量的这部长篇小说,却又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教授小说”,它在反映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已大大超过了“教授小说”通常的闲适飘逸的境界,并且能够再现生活的原始面貌,既挖出了血与肉的人性本能,又达到了超越现实的一种哲理性思考的深刻境界,从而明显地区别于那些坐在书斋里的“不食人间烟火”式的“教授小说”,使作品具有一种清新动人的艺术风貌和文学价值。而作者那深湛的俄国文学素养,不仅锻炼了他的艺术描写功力,而且使作品更富于独特的文化和美学意蕴。

引 子

小王是我许多学生当中的一个。几年相处，师生情深，渐成忘年交。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忽然来访，带着个重重的提包。他从中取出一大捆陈旧的稿纸来，这是一部小说的手稿；又取出几本残破的线装书，这是一部木刻本的《诗经》；再取出一枚用一块布手巾包着的绿锈斑斑的铜质顶针。他把这些恭恭敬敬地放在我面前，向我述说了一个小故事。

他的父亲，名叫王良，十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死去。这几件东西是这位先生的遗物。儿子读过父亲的手稿后，知道这两件东西和这部手稿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便把它们一同收存，直至今日。现在， he 把它们郑重地托付给我，请我代为保存。他家在国内再无亲人，而他本人已决定，像许多当代的青年人一样，离开这片土地，去世界的另一边，在另一片天空下和另一片土地上，为自己寻找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命运。

小王告诉我，父亲含恨而去时曾反复地说，他一生都忘不了他所描写的那黄色的山、黄色的土地、黄色的天空，以及那片天空下，那片土地上，在黄土中生、黄土中死的那些人。他把那段生活用他自己真实的名字和第三人称的小说形式写下来，是想让它随时生动地再现，成为永恒的存在。他希望自己能随时回到那段生活中，也希望后来人如果有机会读到它，能从中了解生活、了解情感、了解人性，同时也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那一段历史。他说，这部木刻本《诗经》和这枚铜质顶针以及包它的那块布手巾对他而言是神圣的，上边凝聚着一种真诚的爱和一种永远的遗憾。

受此重托，我不胜惶恐。我把两件物品安置妥当，便来拜读王良先生的手稿。一口气读完，我深受感动，便萌生了把它发表出来的念

头。我觉得，这里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有好几颗至今仍跃然纸上的心。它虽是一去不复返的往事，但它像人间所有的往事一样，常常成为一面最忠实的镜子，成为高悬在我们每个人头顶上的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经常照一照它，会让我们的脸上更清洁；当我们向前迈步时，它会帮助我们判定路途、选择前程。我不能让这部书稿在我的手中就此埋没，否则王良先生这一辈子岂不真是白活了？他不也曾是一个爱过恨过，有血有肉，有才能有追求的人，一个吃过许多不该吃的苦的人吗？于是我便为这部作品的发表而忙碌了一阵。感谢一些朋友的热心帮助，现在它已与大家见面。以下的文字，与原稿丝毫不差。唯有“饥饿的山村”这个笨拙的题名是我加上的。我没有像普希金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所做的那样，把它就称作“已故王良先生的一部小说”；给它加上这个名称，是为了多少传达一些作品的内容。

作为这本书的发表者，我似乎应该说一点自己对它的感受。我喜欢这本书，它实实在在地写出了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里的一些大事，诸如天灾人祸、“三面红旗”和“反右”斗争等等；并且它在感情上很能打动我。我觉得这也是一本写人性、写人间真情的书，而不只是一本记录真实生活的书。我深深地为王良这位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同辈人感到遗憾，他这一辈子活得太苦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处境，这的确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我和他那一代人中许多人的共同遭遇。这怪不得他，这是生活本身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真不应该去死啊！如果他能坚持下来，活到今天就好了。可惜，王良他是绝对没有可能感受到我们今天所感受的一切了。当然，他再也不可能把他的才能发挥出来贡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这遗憾将无法弥补。我想，只有我们这些遭受过和他同样命运的人，才会更加珍惜我们的今天，更加努力地为我们的伟大祖国和伟大人民而工作，借此给这种并非只是他一个人的遗憾稍微做一点补偿了。

智量

1995年，上海

目 录

别具一格的“教授小说”(代序) / 1

引子 / 1

第一章/1

第二章/37

第三章/83

第四章/131

第五章/181

第六章/215

第七章/247

第八章/283

第九章/317

第十章/347

第十一章/387

第十二章/425

初稿后记 / 457

再版后记 / 458

第一章

已经下午五点多钟，王良才从那座阴曹地府般的空荡荡的三进大院里出来。他一只手里捏着那个瘦猴似的大队办公室主任兼总支秘书甩给他的一封介绍信，心里怀着一股敢怒而不敢言的闷气，背上背着他的沉重的行李卷；另一只手捂在空空如也的肚皮上，一步步走出那个死寂的小巷，朝南边田野方向走去。他交了五毛钱和一斤粮票，结果是十七八个人跟他分享了那锅面条汤，他最后刮锅刮到的半碗稀水，还被那两个讨吃的母子硬是讨去了一半，他实际上只吃到五六根半截面条子。他早晨五点钟出发，没吃早饭，下火车到公社，一分配，马上扛起行李走了二十多里路赶到这里，现在又得趁天黑以前赶到李家沟生产队去报到。想到挎包里还有两只出发前作为早饭发给他的馒头，枕头里还藏着一小袋自己给自己准备的炒面，他心里稍有安慰：等找到地方住下来，好好儿烧一锅水，洗洗脚，洗洗脸，再来慢慢享用它，现在且咬咬牙，忍耐一下吧。

虽是饿着肚子，又背着沉重的行李，但是此刻王良心中倒有一种逃脱重压的舒畅感。那伙人真是地头蛇、强盗！尤其是那个大队总支书记，这家伙亲自带头来抢吃属于王良的面条子，还对他不屑一顾，理也不理他。一出那座大院，王良马上像得到了解放，他加快步子朝南边走，其实是想早点离开这个“东驿公社牛庄大队部”的衙门。

王良已经走到巷口，面前是一片黄沉沉的田野，远处一带山冈中，隐隐有一个隘口，那便是他要走进的地方。

忽然，他听见身后有沙沙的脚步声。他回过头去，看见一个女人正向他急急走来。这女人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大概从王良走出那个大院，这女人就一直跟在他身后，现在显然是朝他而来。她

见王良回头，立刻加快脚步，扬起一只手，脸上也有和王良打招呼的表情。王良便站在地边一条土坎上等她。

这是一个眉目清秀、身材高挑的女人，整个面孔和身体消瘦得仿佛只剩下脸上那双细细的眼睛和胸前一对下垂的、因饥饿而显得松软的乳房了。她面色是苍白的，头发上沾有黄土，身上一件淡青色的大襟褂子已经变成灰黑色，有破洞的肥裤腿脏得已看不出原先的颜色。见王良回头，这女人加快了脚步。在这已近黄昏的死寂的田野中，她为王良带来了一种生命的气息，王良心中高兴她的出现。或许 she 可以伴他一同走一程？这女人愈走愈近，但也显得愈是畏缩和胆怯。这是为什么？她像有些怕走近王良，但又正在向他走来。她不时地抬起眼睛瞟他一眼，又马上低下头去。她两腿夹紧着迈步，不能走快，但又企图迅速靠近他。她两手抱拢在胸前，好像怕王良侵犯她的胸部，又好像要把她的胸部捧起来让他看见，她……她向王良走来。正当王良由对她的期待转为疑虑，又进一步转为畏惧的时候，她开始说话了，一边说一边走到了王良的身旁，同时伸出了她右手的一个手指头：

“一个馍，一个馍！”

她的声音是那么低，又那么羞怯，若不是她伸出一个手指头，王良几乎无法了解她的意图。这时，王良想，她一定是一个乞丐，一个饥饿的乞丐。她以为他身边带有食物，她在向他乞讨一个馒头。但是，还不等王良回答，只见这女人匆匆回头张望一下，看见身后没有别人，便又说：

“同志，求求你，我只要一个馍！随便你咋的都行！”

“随便你咋的都行？”王良为这句话而茫然，同时，这女人已经伸出一只肮脏的手来拽他的手臂了，并且说：

“咋的都行！同志，咱去那边窝棚里，那里没人看见！”

王良有些吃惊，但他还是没有完全弄懂这女人的意思，而这时她已经两只手抱住他的一只手臂，想要把他拖走，并且继续说：

“咱去那窝棚里！我只要你一个馍，你还不便宜？我又不老，我

又不难看！”

这女人的这句话和她那张面孔上极力做出的可怕的媚态，给王良带来一种面临地狱的恐惧。原来是这样！

王良想甩开被她紧紧拖住的两只手，但是他甩不开。她已经在把他朝左边那个草棚中拖了。王良的恐惧是心理上的，论体力，他可以一拳把她打倒在地。但他能这样做吗？他不能，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啊。另一方面，王良也是害怕，万一有个什么人看见这个场景，他以后怎么说得清。那不是又会添许多麻烦？但是他一时间却没法摆脱这个女人，他被她拖住向前走，心跳得几乎到了喉咙口。顷刻间他们已经到了那个草棚边，王良朝那边瞥了一眼，只看见一堆铺在黄泥地上的乱草，而那女人已经一步先踏进去，接着便在王良面前用双手忽地解开了自己的上衣，他看见了她贴身的红兜肚没能全遮住的前胸，随着她嘴里几句悄声的“我给你看，我给你看……”她又解开了她的裤带，两条年轻女性的白白的腿便呈现在王良眼前。在王良心惊肉跳、不知所措的片刻里，这女人又要去解她的兜肚了，还用一只手来围抱他，脸上还是那种竭力做出的可怕的媚态，嘴里喃喃地说着：

“把背包放下，放下，快，快，没人看见，没人看见！我只要你一个馍，一个馍呀！”

这一刹那间，王良急忙甩开那女人向他伸来的一只手，转过身去。面对这有生以来头一回的奇特遭遇和体验，王良感到自己在这个女人面前好像完全软弱无力了，他不仅不能反抗，甚至没有一点自卫的本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必须快点离开这里。但是……但是……王良那片刻的迟疑引起了这女人的希望，她又说话了：

“同志，一个馍，我只要你一个馍呀！你回过头看一眼，我又不丑，又不老，哪点不值呀……我只要你一个馍呀！”

也许王良是在她说这几句话的时间里暂时稳住了心神，他使自己的头脑能够思考了。他立刻打开挎包，把出发前人家发给他的那

两只馒头掏出来，放在地上，趁这女人俯身拾馒头的时间，他拔腿便跑。

这女人并没有追王良，王良也不敢回头再看她一眼。等他跑开了二十来步，已经踏上了另一条往南边去的田埂后，他好像听见身后传来她低低的哭泣声。王良实在压不住自己内心的一种好奇和欲望，转过头向那边草棚望去。她哭得多让人难过哟！她在做什么？在穿衣服吗？在吃那两只馒头吗？王良想：我要不要再回去看看她？那两条白白的腿！还有那白白的、修长的身体……她多么可怜啊，而且她好像也很漂亮……但是，她又是多么吓人，多么可怕呀！她到底是美还是丑，他真的知道了。王良的心全被这女人搅乱了。他暗暗谴责自己想要再看她一眼的欲望，逼迫自己快步继续向前走。只有离她远些，他的心才能不这么猛烈地怦怦跳。

王良低着头只看脚下的路朝前走，脑子里想的却是那个女人。又走了几百步，面前横着一条高高的堤岸一样的土坎，这是铁路的路基。王良正要爬上路基越过铁路去，这时，轰隆隆的巨响从远处传来，打破了这一片沉寂，地也在震动着。是火车，它正经过这里。一列火车由东向西驶来，一声鸣叫在山间回响，好不威风。王良立在列车的脚下，一阵随之而来的寒风把他吹得缩起了身子。他的目光追随着这飞驰而去的长龙，它仿佛是一把劈开这片蒙昧土地的利剑，王良心中不由得对它涌起崇敬。等它呼啸而过，轰响声已消失在远处时，他才抬起头来。他发现眼前并没有留下什么，只是更加寂静凄凉了。王良得感谢这列威风凛凛的火车，是它帮他从头驱散了那个女人的可怕印象。他已经又回到自己正常的思维轨道上了。

王良爬过一丈多高的铁道路基，才到达李家沟的隘口。天色已经昏暗，那隘口里更是阴森森的，他硬着头皮走了进去。一进那山沟，他便明白了瘦猴秘书吩咐他进沟要走左边的话：原来那里隐伏着一条很深的沟壑，是黄土高原上常见的地层断裂，不知哪年哪月

形成的。这条沟壑又宽又深又陡，要想跨越它必须架桥。如果跌到沟壑底下去，自己很难爬上来。村子在这条沟壑的左侧，王良当然必须走左边的路；右侧小道是通往村子西边的荒山的。

两旁的黄土山势险峻，孤单渺小的他在它们的夹峙下一步步往深处走去。这黄土的大山时而突兀直立，时而迎面耸起，时而层层起伏，让王良不由得心惊胆战。衬托着黄土山的暗暗的灰黄色的天空非常狭窄而遥远。两边的山壁有一种夹住你灵魂的威势，令人不寒而栗，更何况这时确实已经很冷了。王良想起“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句，只觉得是一种嘲弄。他爱静，一向以为独自静待是最舒心的享受，而这时，这种死寂的压抑人的沉静不能引起任何美感，只让他万分恐慌。他唯一的希望，是加紧脚步沿这条羊肠小道往那黄色山谷深处有人家的地方走去。

当他刚绕过一座圆形的黄土丘时，忽然听见一种隐约而分明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长两短，两长两短，五六次反复后稍有停顿，马上又重新响起。这是一种敲击声，它并不猛烈，也不沉重，但是它响在这条窄小的峡谷中，整个幽暗世界里又只有这一种声音，便听得格外分明。这是李家沟的信息，王良的目的地的信息，这声音和他所盼望的晚餐和休息是相联系的，他本该为之振奋。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心中却被这声音引出一一种不祥的预感。王良停住脚步不走了。但不走又怎么办？他的身后是牛庄，那里给他留下的印象只是空寂的恐怖，被骗走的一斤粮票和五角钱，那个讨吃的孩子和他的娘，还有那个可怕的“一个馍”的女人以及她那忽然裸露出来的身体。王良想了想，还是再次硬起头皮向前走。这“咚——咚——咚咚”的声音攫去了他全部的心灵，它仿佛一条勾魂的符咒，与脚下这条沿大沟的小路配成一套，王良只能乖乖地顺着这条路朝那声音走去。

王良孤单地、恐惧地被这“咚——咚——咚咚”的声音牵引着又走了一程，前面终于比较开阔了，黑暗中影影绰绰有几家房舍。周

围除了那神秘的声音外仍是一片死寂。即使有这个声音，王良仍然觉得像是进入了一个死亡的世界。他心怀恐惧地快步走到一幢房屋前，正要伸手敲门，忽听门内有人在哭。再听听，是个女人的哭声。他立刻把手缩回来。还等他作出再敲门或者走开另找一家人的决定，门内的对话声吸引住他，他不由得立在那里倾听。

一个男人的声音：“他今天还说些啥？”那个女人边哭边回答：“还不是那些不要脸的老话。”“又说他抱你摸你的事？”“你……”那女人急于止住那男人，又哭起来。那男人并不顾忌她的哭泣，仍在追问：“你今天跟他上炕没有？你老实说！”只听得忽地一声，大约是那女的扑在了炕上，一边哭得哽哽咽咽，一边断断续续地说：“每回他来，你都……盘问我……这个，你咋不能……不能叫他……不来呀！”王良听不太清楚下面的话了。但哭声仍在继续，好像还有打耳光和捶拳头的声音。

这时，王良觉得，不大好打搅这家人，另找一家吧。

王良已经走出了他们的院落，立在路边，想去找另一个人家，但那“咚——咚——咚咚”的声音不断清晰地传入他的耳际，比他一路走来时听得更清楚了。王良又想起今天下午的一桩桩事情，他很心慌，不敢再向前移动脚步，便顾不得其他，连忙回身进院去敲门了。连敲三次以后，那扇门才缓缓打开。

“这是李家沟的下村吗？”

“嗯啦，你是啥人？”开门的是那个男人，听声音是二十几岁。

“公社派来参加春耕生产的。”

“啊，薛组长说过要来人的。就是你呀，请进屋来！”

原来王良还是找对门了，心里一下子感到轻松。在他放下行李想找个地方坐坐时，他还没看见的屋里的另一个人扭亮了煤油灯。这是个女人。她一只手扭灯，另一只手抹去脸上的泪水，又接着整理她的衣裳，大约刚从炕上爬下来。想必这就是那个哭泣和挨打的女人了。她把背着的身子一下子朝王良转过来，昏暗的灯光中王良看不清她的五官，只隐隐看见一张黑黑的面孔上三个白生生的圆圈